

## 第十三回 喬公子瞞不到底現還原相 假夫人巧飾眼前裝出真腔

詞曰：

眉黛一般鬢，誰向尖梢辨假真。況是蹙平心上事，如神。不怕親而不更親。  
若問是何人，眼也秋來臉也春。從古婚姻誰最著，朱陳。何必他家定姓辛。

右調《南鄉子》

話說暴雷，看見兒子暴文去與辛小姐考較詩文，中了辛小姐之意，詩中竟已許結絲蘿，滿心歡喜，以為兒子有才。因又喚了知府來，說道：「你前日說辛祭酒的女兒，大有才學，人人皆考她不過，故誓不嫁人。怎我公子走去一考，便考中了，親許結婚？」知府道：「老大人何以得知？」暴雷道：「現有她的和詩為證。」因叫人取了付與知府看。

知府細細看了，見內中有「何幸相逢」並「倘得吹簫乘鳳」之句，因打一恭道：「恭喜老大人，這段婚姻果諧矣。雖老大人天威洪福，而令公子之大才，已不卜可知矣。」暴雷聽了大笑道：「何如？你今日才知小兒是個真才，老夫不是過誇。但本府出師，邊地望如霖雨，不能久留。這結婚之事，擇了吉日，一面行聘，一面就要娶了，勞賢太守做個月老，去說一聲。」知府道：「詩既考過，彼此愛慕，如今容易了。本府即當往言。」

因辭了出來，復來見辛祭酒，道達暴雷之意，心下還恐有甚委曲。不期辛祭酒相見了，竟笑說道：「天下事最難逆料。小女姻事，本鄉本土不知擇過多少賢豪，閱過多少詞賦，俱不中意。不期暴公子一考，即彼此悅服，而願婚之意已情見乎詞。不瞞老公祖說，本鄉本土還得朝夕相親。暴公子此婚若成，豈肯久居於此，非南即北，相會甚難。父母之情，何以割捨？然小女詩筆已定，到叫我也沒法，若再推辭便覺不情。暴將軍所教，無不領命。」知府見辛祭酒允了，又將速娶之言一發說了。辛祭酒聽了，假做淒然道：「既已許嫁，遲留數日何為？吉期悉聽老公祖吩咐。」知府聽了以為事成，歡喜而去不題。

卻說辛祭酒進內，與辛小姐商量道：「事到弄假成真了。但我見這暴公子，生得人物到也還清俊，只怕綠綺嫁過去，沒有真才服他不下，終須出丑，卻將奈何？」辛小姐道：「父親看那暴公子清俊，據孩兒看來，只怕那清俊的轉不是暴公子。」辛祭酒道：「這又是奇談了。他青天白日，盛服大轎，許多人簇擁著，從通衢大道而來，豈無一人看見？不比閨中隱密，怎生假得。且你哪些兒看出他不是真公子？」辛小姐道：「孩兒看那人雖然清俊，卻生得寒薄，是個賤相，故疑他不是。」辛祭酒道：「這暴公子倚著父親的勢力，好不自大自尊！為何自家不來，卻教人代替？」辛小姐道：「以勢力壓人，是不要人心服也，故可自大自尊。若男女之欲，要人憐而愛之，一尊大則人憎惡矣，必須軟媚。暴公子想不能軟媚，自揣心虛，故叫人代替。北人到此，誰能認識？護從雖多，誰敢說破？」辛祭酒道：「我要這暴公子來考者，非真要考他的詩，是要他來見綠綺。見過綠綺，好醜便相安於後日。昨日來者，若不是真公子，只怕綠綺娶去還要有說。」辛小姐道：「昨日來者雖不是真公子，然真公子昨日亦未嘗不來。」辛祭酒聽了，微笑道：「這又是奇談了。他既教人代替，怎麼又來？」辛小姐道：「父親自不留心。據孩兒看來，只怕那個貼身服侍的家人，到是真公子。」辛祭酒道：「你又怎知道？」辛小姐道：「孩兒看那公子，凡有所言所行，皆顧盼著管家。況那管家，雖不如公子清俊，卻骨肉豐厚，敦敦篤篤，是個有福之人。故孩兒疑而知之。」

辛祭酒聽了，也還半信半疑。因又想到：「若果如此，明日綠綺嫁去，他們調換轉來，還是說破好，還是不說破好？若不說破，又道是個隨波逐浪，沒眼力定識之人；若要說破，又道是憎嫌他，後來難得相安。」辛小姐微笑道：「這不打緊，父親不見孩兒和詩中已有『便使捉刀如捉筆』，『勝於優孟美人妝』之句，先留下一個改正的機關矣。」辛祭酒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我兒你怎匆忙中，連此事也打點到了？真虧你有此細心。我昨日看詩，只道是贊他能文能武，不料又埋伏下這一著棋子。他粗人如何得知？綠綺可細細與她說明，使她臨時好去應酬。」辛小姐答應道：「孩兒知道。」正是：

小小心腸最轉關，智謀偏有許多般。  
但開香口三更謎，略蹙纖眉九里山。  
借箸細陳雖巧算，剖心待白一何頑。  
錯盤游刃輕輕解，始信佳人不等閒。

辛祭酒與辛小姐商量停當不題。卻說知府回復暴雷，暴雷大喜。遂擇了一個吉日，移住在一所大公廡中，叫知府為媒，行過千金聘禮去。軍士排列一路，旗幟耀日，鼓樂喧天，好不熱鬧。驚動了揚州合城人民，皆知道是暴公子娶辛小姐。早間行過禮去，午間辛祭酒也備千金的嫁妝送來，晚間就打點迎親。

兩邊俱已準備，只有暴文心下有些躊躇不安：欲要仍叫王代去娶，父親又自坐在廳上看發轎，無法挪移；欲要自去親迎，又恐怕辛家看破了行藏，辛小姐又刁難起來，弄一場沒趣。只得又與江邦商量。江邦道：「今日決代替不得。公子只好推說腰痛，不便騎馬，竟坐一乘大轎去親迎。坐在轎中，任他相請，只不下轎，便看不破行藏了。等娶到了家，拜過天地，送歸洞房合巹，再揭去蓋頭，就認得真時，便也跳不去矣。況公子自會調停，料她不變。」暴文聽了，方才歡喜道：「有理有理。」

到晚娶時，竟僭坐了父親的八人大轎。一路花燈夾道，照耀得就如白日一般。笙簫細奏，金鼓齊鳴。知府烏紗吉服為媒，先去通言。其餘二府三府四府並知縣，又並合營有職將士，俱騎馬跟隨在後面陪娶。不多時，到了辛衙。辛祭酒也是烏紗吉服，兒子是儒巾藍衫，迎到門前，請新郎待茶。再三苦請，新郎只不下轎。

新郎雖不下轎，然請新郎的家人已明明窺見新郎是前日的管家矣。早暗暗報知辛小姐。辛小姐聞知，又細細叮囑了綠綺許多說話。辛祭酒見請新郎不肯下轎，便請陪娶各官待茶。各官見暴公子不下轎，恐誤了良時，便也不下馬了。喜樂在門前不住的吹打，火藥不住的在門前頻放，掌禮人又不住稟催。又延挨了半晌，方聽得後廳隱隱一派哭聲。

新人已上轎，抬將出來。眾執事見新人已上轎，便分排逐隊而行，中間擁護著新郎的轎在前，新人的轎在後，路旁觀看的，無不贊羨繁華。

不多時娶到，同抬至大廳上，就有伴婆攙扶出來，同拜了天地，又同拜了公公，又夫妻交拜了。然後擺入洞房。其說書至此，

房中已備了兩席酒筵，東西對坐。

二人坐定，伴婆就請揭去蓋頭的錦帕。暴公子見揭蓋頭，心下小鹿一撞，恐怕看見，要變顏色理論。不期蓋頭的錦帕才揭起，假小姐一眼看見了暴公子，便忍不住失聲一笑，忽回頭對著從嫁來的兩個丫環低低耳語。

暴公子看見假小姐笑而不怒，心先放了一半，因大著膽問道：「小姐為何見我失笑，莫非疑我不是真公子麼？」假小姐但只笑而不答，卻又回頭與從嫁丫環耳語。那丫環乃走到公子身邊，低低說道：「前日公子假裝家人來考詩那一日，小姐早已看定公子是真公子，那假充公子的不是公子。恐公子笑小姐沒眼力，不識人，故於和詩中先暗暗說破，隨即通知家老爺。家老爺道：『為何如此？』小姐道：『白龍魚服，從來真人不肯露相，故若此耳。』老爺尚不深信。今小姐見公子原是真公子，自信有眼力能識人，故不覺失笑，非有他也。」

暴公子聽見小姐說真人不露相，到替他將一場丑俱遮瞞過了，不勝之喜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小姐不獨丰姿美麗是仙人，而明眼高識竟又是神人了。但更有一說，前日充我的假公子，人物也還清俊，小姐為何看中不中意？」丫環道：「小姐一見話，就對家老爺說，那人雖外皮清俊，卻骨肉寒薄，是個賤相。因贊公子是個有福之人，故和詩第二首末句云：『便指捉刀如捉筆，勝於優孟美人妝。』」，暴公子道：「捉刀怎是贊我？」丫環道：「小姐說，昔三國時，外國遣使臣來朝見魏公曹操。曹操恐貌不揚，因選一豐偉者代之。而自捉刀，立於其旁。那使臣見後，曹操因叫人問魏公人品如何，那使臣道：『魏公雖雅望非常，然牀頭捉刀人，真英雄也。』曹操聽了大驚，服其識人。今小姐見公子假充家人。故以捉刀相贊。」公子道：「優孟又是何說？」丫環道：「小姐疑那假公子像個戲子，故曰優孟。」

暴公子聽了這些話，直覺得滿身癢毛都被她抓到，哪得不喜？因說道：「小姐眼睛怎如此精明？那假充我的果然是個梨園。」隨叫侍妾奉酒道：「我暴文自慚粗俗，恐難親近玉人，不料轉蒙小姐錯愛如此，真前緣也。誓結髮齊眉，斷無二心。」假小姐到此時，方自答道：「若能仰望終身，方不負賤妾一番擇婿。」二人說得投機。飲罷，便同人駕幃，受用那顛鸞倒鳳之樂。正是：

少年得意是新婚，況復多情又有恩。

今日相逢鴛帳裡，交歡哪得不消魂。

二人風流得意，不能盡言。到了次日，暴公子來見父親，稱贊辛小姐才美不盡。暴雷見兒子得意，也自歡喜。到了日中，又打發兒子到辛衙謝親。

暴公子這番來見辛祭酒，又請拜見辛夫人便認為門婿，十分親熱，不住口地稱贊辛小姐的才美。辛祭酒治酒款待。他便盡興而飲，毫不裝腔。

在揚州住過了幾日，暴雷因要起身，便撥了驛遞的船隻人夫，先送公子夫妻起身回京。辛祭酒與夫人，只得假作悲啼，與「女兒」泣別送行。又留戀了兩三日，留戀不住，只得任她去了。暴公子去後，暴雷住不得數日，因軍機緊急，也就去了。正是：

惡人空使千般勢，淑女佯為三不知。

娶得夫人稱婢子，歡然猶道是便宜。

辛祭酒打發了暴雷與暴文起身去了，一塊石頭方才放落地下。因與辛小姐商量道：「一場大禍，幸虧你識巧心靈，偷躲過了。但只愁風聲樹影，瞞不得許多，一朝走漏消息，便是非不小，卻也不可慮。」辛小姐道：「孩兒開此詩社，原非博名，意在擇偶。今兄弟之婚亦已聘矣。孩兒之姻已蒙父親屬意，諒無他說。孩兒何必又播虛名，以招實禍？從此之後，請謹閉閨閣，不復見一人矣。」辛祭酒道：「必得如此方妙。且過些時，再作區處。」因吩咐家人道：「有人問及小姐，只說已嫁暴公子去了。」正是：

只要牢牢自口瞞，他人耳目又何干。

爭傳仙子乘鸞去，誰認嫦娥在廣寒。

揚州盡傳辛小姐嫁暴公子去了不題。卻說甘頤，自別了黎青回蜀，因見辛祭酒已有允從之意，心下十分歡喜。一路上，雖未免牽掛躊躇，然想到其間，以為還有指望，又心下一寬。思思想想，忽到了家中。拜見母親，又與妹子相見，彼此無恙，大家不勝之喜。

母親就要對甘頤說知刁直賴親，及妹子做詩之事。甘頤忙說道：「此事孩兒在揚州細細都知道了。」母親驚訝道：「你在揚州如何得知？」甘頤遂說：「揚州有個辛祭酒。辛祭酒有個女兒，叫做辛古釵，才美過人。辛古釵有個兄弟，叫做辛解慍，少年才美，不減姐姐。因自有才，定要娶個才美之婦。故他姐姐辛古釵，特持為他開了一個紅藥大社，招揚州城中，並天下女子入社做詩。指望選擇一位佳人，與他為配。孩兒聞知這辛古釵才美，欲要見她一面而無由，只得假裝女子去入社做詩。因寫自家名字不便，只得從權寫了妹子名字，到社中做了十首《子夜歌》，兩首賦體律詩。不期她兄弟辛解慍見了，認真是妹子所做，十分愛慕。遂叫父親辛祭酒，向孩兒求親。孩兒因見辛解慍少年秀美，而又多才，自是科甲中人，故一口就許了。孩兒雖許了，他父母還以未見妹子為疑，故久未行聘。不期我這巴縣的王父母，就是辛祭酒受恩的門生。知老師要為兒子求一才美媳婦，因見妹子公堂做詩出類，看明才美，故差人將妹子的四首詩，不憚數千里而送與辛祭酒看。就勸他速速行聘，不可失此才美之婦。辛祭酒看見名字，恰正是孩兒的妹子，喜不自勝，故再三求孩兒歸來受聘。孩兒又因鄉試在邇，也要歸來。故妹子之事，一一皆知。」

田氏聽了大喜道：「這王知縣真是個好人，方不愧為民父母。前日在公堂上，就許替妹子作伐，不期又恰是你看中意的，真奇事也。如此說來，妹子到好了。只是你去遊學一場，既遇了辛古釵這樣才美女子，又改妝見過了她，何不說出真情，求她為婦。」甘頤道：「辛古釵才美之名，播於一郡。凡揚州大鄉紳子姪，誰不求婚？俱不肯從。孩兒一個遠方的孤身寒士，若輕易開口，殊覺不情，故每每隱忍住了。只到前日，辛祭酒求我歸來受妹子之聘，孩兒乘機，方透得一句。辛祭酒雖未明言，已隱隱有相從之意在言外矣，但囑付孩兒努力功名。孩兒因思他們宦家門楣，功名不成，自然無分。故歸來鄉試，亦為此也。」田氏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且待過秋闈，再作區處。」

甘頤與母親說完了正事，隨即將揚州所做的詩文一一取出，與妹子看。甘夢也將別後做的新詩，與哥哥看。彼此互相稱贊。甘頤因歎說道：「人生世間，才華是萬不可少的。妹妹若非這四首新詩，使上官起敬，則受刁直之累不淺。只因這四詩之妙，又結成此一段良姻。雖姻緣天定，然細察其成就之機，實則才華之所致也。就是愚兄，入香社而邀美人之盼睞，游朱門而蒙顯達之交歡，亦惟此一枝筆為之招致名譽耳。設或不然，落落書生，何以得揚眉吐氣。」甘夢道：「才之所以動人者，以多才者少也。若據哥哥說起這辛古釵的才來，詩句驚人，香名滿郡，則妹子村僻株守之才，不足數矣。」甘頤道：「才必有對，名難獨擅。無青蓮誰知子美，有義山方顯樂天。使揚州無辛古釵才美擅名，人竟不知閨秀中有香奩之妙矣。惟辛古釵特開大社，故震起閨閣詩風。雖山巖成峯如古鏡看

少，而辛解慍由此知求才婦矣。惟辛解慍知求才婦，故王知縣見了妹子之才，遂欣然作伐。惟王知縣欣然作伐，故辛解慍欣然願納聘，而吾妹之才色播滿廣陵矣。設無古釵之才，焉能顯吾妹之才？故愚兄謂既生吾妹，而古釵之生，為不可少。何也？惟才知才，惟才憐才也。」甘夢聽了，連連點頭道：「蒙哥哥指教，妹妹之茅塞開而鄙吝消矣。」兄妹談到入微，彼此歡暢。

過了兩日，母親田氏道：「這王縣尊，既斷明圖賴，又出示禁止強婚，雖說愛才，而用情可謂至矣。我兒既歸家，不可不一往謝。」甘頤道：「孩兒正有此念。」因寫一個名帖的手本，叫人拿了頭巾藍衫跟到縣前，穿戴起來，將手本投入。

此時知縣正審完事要退堂，忽看見甘頤的名帖手本。此時差去見辛祭酒之差人已回了，辛祭酒央他納聘的回書已見了。正要差人打聽甘頤可曾還家，忽見來拜，忙教請在迎賓館坐。隨即到館中來相見。一見了，看見甘頤青年秀美，滿心歡喜，因笑嘻嘻說道：「甘兄回來了，本縣甚是渴想。」甘頤道：「生員昨日才回，今日特來進謁。求老父母大人台坐，容生員叩謝。」王知縣道：「這也不消了。」甘頤道：「本縣生員，進謁父母，禮應叩首。況老父母大人又不獨父母之尊，而保全培植，又生員之恩人也，敢不叩首？」因鋪下紅氈，大拜了四拜。王知縣也答了四拜。拜畢，師生坐下。甘頤因先謝說道：「生員浪遊於揚，老母弱妹孤處於家，不意遭舍親之禍。若非老父母大人，垂明鏡之霜，沛陽春之澤，不幾墮於陷阱乎？今得保全，皆老父母大人之厚德鴻恩也。且不獨保全，而又係紅絲於千里外之荀香，此恩此德更當何如？」王知縣道：「申冤理枉，乃本縣職守之常，何足言謝。至於千里聯姻，是為敝座師令公子求佳婦。恐其不知蛾眉三峽有令妹之美才也，實非為令妹作過情之譽。此事敝座師已有書來，道及先有許多作合，天意成全，不待言矣。但本縣尚有一言，不知有當於甘兄否？」甘頤聽下連連打恭道：「願聞佳教。」王知縣因細細而說。只因這一說，有分教：言才耳畔，喜早心窩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兩交婚小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